

从嵇康的“自然论”看魏晋时期文人的意识觉醒

毛 锐

(长江大学,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 嵇康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主张。在此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思考自我,他们追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思想精神获得了空前解放。

关键词: 嵇康; 自然; 意识觉醒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49-2013-(03)-0023-(03)

Seeing Literati Consciousnes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From Ji Kang's "Theory of Nature"

MAO Rui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Hubei)

Abstract: Ji Kang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Wei Jin metaphysics, theory put forward "and any more diocesan natural". Influence of this idea, the scholars began to rethink their self, the pursuit of an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free spirit, thought and spirit to obtain the unprecedented liberation.

Key words: Ji Kang; nature; consciousness

魏晋乱世,政权林立,相互征伐,灾荒连年,社会动荡不堪,这是一个浓于悲情的时代,也是一个生命意识高度觉醒的时代。生逢乱世,在瘟疫、战乱及统治阶级的疯狂杀戮中,魏晋士人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与极度低微,对生的焦虑与对死的恐惧始终煎熬着他们。魏晋士人在精神上追求自由而自然的“归隐式”的人生境界,以王弼、何晏、嵇康、阮籍等人为代表的一系列魏晋士人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主张。在此思想影响下,魏晋士人重

新思考自我,向往一种率性而动,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开始肯定自我的人生价值。因此,魏晋时代被称为人的意识觉醒的时期。

一、“自然论”的提出

面对着当时险恶的政局,难测的宦海,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在选择自己的人生归属上进退两难,既不同于建安文人的建功立业、忠君忧国,也不同于正始名士的与世沉浮,以至终止杀戮,而是对现实采取了抛光养晦、及时行乐的方式。

收稿日期:2013-05-11

作者简介:毛锐(1987-),男,湖北荆州人,长江大学教科系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心理学、教育学。

他们悠游天下,纵酒行乐,鄙弃世俗,崇尚老庄,并且远离仕途,向往那种“以无罪自尊,以不仕为逸”的生活;他们追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并希望保持人格的自然本真状态。但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些隐逸避世的文士,并非完全消融了建安文人的宏远抱负,他们虽然以道家思想为其人格之主体,但其内心深处亦不乏儒家的功业之志。

这批文士中,以“竹林七贤”最负盛名^[1],他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司马氏集团夺取曹魏政权的时期。司马氏集团为篡夺曹魏政权屡兴杀伐,企图完全诛灭曹氏集团,为了掩饰他们的阴毒和荒淫,他们还崇尚“名教”自饰。嵇康、阮籍等出于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和激愤,起而揭穿起虚伪的“名教”外衣,以崇尚“自然无为”为特征,主张“越明教而任自然”,对“名教”礼法多有抨击。

二、士人的意识觉醒

(一)学术思想方面

嵇康认为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有秩序的整体,名教应该是经过改造的、融合儒道思想的、合乎自然秩序的名教,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至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而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客也。虽建龙旗,服华袞,忽若布衣在身也。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答难养生论》)在嵇康的世界里,有“有为”之名教,有“无为”之名教,前者就是“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也就是有为,就是不合自然,所以他要人们超越有为之名教而任自然。他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就是说,至人静气虚神,体亮心达,不为物欲所纵而任性自然,就能审时度势,通达物情,顺应社会秩序,顺应自然规律。

嵇康的著作很多,其中关于学术思想的有《太师箴》、《养生论》、《释私论》、《明胆论》、《声无哀乐论》等。^[2]他在批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至德之世”。嵇康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有两个要点:一是“天下为公”的思想。认为“圣人”,不应“割天下—自私”,而是要做到使百姓

安居乐业;二是:“君民同乐”思想。圣人虽然高居君位,食万国之禄,穿华丽之服,但仍然要和百姓同心同德,做到与万民同乐。在政治观点上,他主要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他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旋律。

(二)行为方式方面

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两汉经学的礼法观念对人们的束缚越来越松,尤其是在士人中间,礼法已被视之为草芥。他们不再是唯唯诺诺,谨行慎言,而是越发任性不羁,傲然独立,藐视礼法,放浪形骸。

《世说新语·任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阮籍的母亲去世,他完全不顾世俗礼仪,“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穴永诀,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良久。喝酒、吃肉只是表面形式,与阮籍内心椎心泣血的悲恸并不对立!除此之外,他还认为,礼法之类就不是为他那样的人而设的。有一次他和即将回娘家的嫂嫂告别,有人以“叔嫂不通问”的礼法来讥诮他,他干脆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设耶?”类似这样的故事,也许我们现在听起来有些荒诞,但是对当时的士人来说,却是他们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没有半点伪饰。

从以上可以看出,魏晋名士由内心觉醒而带来的行为上的狂放不羁的确给当时社会风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人们在对自我价值和生活本体上有了更深远的认识。

(三)人生态度方面

人性自然论对士人的影响不仅在于行为方式方面,而且在于人生态度、处世原则方面,它使士人的生活从政治转向人生,从而真正实现了自身人格的完善。

社会的动荡,使魏晋士人极力要在政治与人生、名教与自然之间寻求某种和解,但是在国家政局不稳、战乱频繁的年代,他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出路。所以他们寄情于山水,在闲适逍遥中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他们沉浸在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勇敢的抛却现实的烦恼,不在现实的政治中苦苦挣扎,而是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任性逍遥,怡然自得。

至此儒家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已不再为士人所欣赏,他们逐渐从名教思想的藩篱中冲决出来,开始寻找人生的价值和对自己价值的体认。^[3]所以魏晋之际出现了许多士人隐逸山林,他们

讨厌尘世的喧嚣,对世俗的纷争深恶痛绝。

(四)音乐方面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提出了音乐的“自主性”与“宇宙性”。他认为在音乐宇宙的基础上,音乐有它的自主性。就是音乐在宇宙的整体中,它与其他事物,与人的心理有一种互动的关系,但就音乐自身的构成来说,具体为乐器和乐曲,它们就是音乐形式本身。嵇康的主旨就是要求士人的心灵的主动性不受外在现象的干扰,崇尚人性的自由,

(五)书法方面

在“越名教而任自然”风气影响下,形成了此时期特有的审美观念,即魏晋风度。玄学对魏晋及其以后的重大影响主要在于人与自然的融合。“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内外宇宙的契合造就了书法艺术中“出水芙蓉”之美的规范。^[4]书法家在写字的时候,从书法中体会到了自然,又从自然中体会出了书法。“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卫夫人《笔阵图》)。摆脱了物质欲望和世俗功利,对逍遥人生向往的魏晋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和自由,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一往情深。

三、意识觉醒的原因

(一)思想根源

其一,随着东汉的覆灭,儒学逐渐失去其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两汉经学在东汉以来的乱世中显得无能为力。政治的风云突变,王朝的频繁更替,军阀的混战不断,大批名士、官僚死于非命,儒学的思想全无作用。人们对它失去了信任,继而开始探索新的思想,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应运而生。

其二,魏晋时期,社会动乱,老庄哲学得到士人的偏爱。老庄思想重在一个“道”字,而这个“道”就是指“自然”,而“自然”的终极则为“无”,这种以“道”为宇宙本源之说冲破了殷周以来以“天”至上的权威,是中国思想上的一次大革命,赢得了士人们的重视。^[5]另外,老庄哲学的社会政治思想核心是“清静无为”,它强调一切都应顺应自然,不必有所作为,否定了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忠性等伦理道德。这对于看透了儒家的虚伪的士人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二)社会原因

东汉末年,征战连年,顽固的封建势力对农民

起义进行着残酷的血腥镇压,社会动荡不堪,百姓民不聊生。魏晋时期,司马氏集团与魏曹宗室的相互残杀,使得阶级内部矛盾加剧。魏晋士人深知自己处于惨烈的历史斗争的漩涡之中,前途暗淡无光,于是他们急切于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一种处世态度,所以他们开始在精神上追求自由而自然的“归隐式”的人生境界。^[6]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我,追求一种率性而动,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思想精神获得了空前解放,开始肯定自我的人生价值。

(三)政治因素

鉴于东汉王朝被摧毁的历史事实,统治者不得不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了重整统治秩序寻求新的理论依据,这对玄学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

嵇康的“自然论”以及魏晋玄学对当时文人的影响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对于后世,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哲学还是艺术领域都有着特殊作用,尤其是它对我国后来的唯心主义理论的深入,起了很大作用。它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我国古代理论思维的进步,同时对后世理论思维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现在看来,嵇康的思想以及行为还存在这一局限,但是它是对封建名教的叛逆的思考,嵇康的“自然论”充分展示了他的叛逆思想。但是他的人格,他反抗封建黑暗势力、追求真理的精神给予了我们的启迪。

参考文献:

- [1] 黄少英.魏晋人物品题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
- [2] 张法.中国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 [3] 张军.天下共逐鹿——魏晋南北朝[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 [4] 宗白华.艺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 [5]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 [6] 姜文明.嵇康思想中“自然之和”的价值——“顺天和以自然”论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2.

(责任编辑:覃伟)